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3)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3)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外…

II. 罗…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25 字数: 8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马克·吐温 (1)
竞选州长·····	马克·吐温 (9)
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 ·····	马克·吐温 (16)
百万英镑的钞票 ·····	马克·吐温 (23)
他是否还在人间? ·····	马克·吐温 (52)
咆哮营的幸运儿·····	哈 特 (65)
扑克滩放逐的人们·····	哈 特 (79)
在魔爪下·····	加 兰 (93)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马克·吐温

我的一个朋友从东部写信给我，我按照他的嘱咐访问了性情随和、唠唠叨叨的老西蒙·惠勒，去打听我那位朋友的朋友，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的下落，我在此说说结果吧。我暗地里有点疑心这个利奥尼达斯·斯迈利是编出来的；也许我的朋友从来不认得这一个人，他不过揣摩着如果我向老惠勒去打听，那大概会使他回想到他那个丢脸的吉姆·斯迈利，他会鼓劲儿唠叨着什么关于吉姆的该死的往事，又长又乏味，对我又毫无用处，倒把我腻烦得要死。如果安的这种心，那可真是成功了。

在古老的矿区安吉尔小镇上那家又破又旧的小客栈里，我发现西蒙·惠勒正在酒吧间火炉旁边舒舒服服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了顶，安详的面容上带着引人欢喜的温和质朴的表情。他惊醒过来，向我问好。我告诉他我的一个朋友委托我打听一位童年的挚友，名叫利奥尼达斯·斯迈利，也就是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道师一度是安吉尔镇上的居民，我又说，如果惠勒先生能够告诉我任何关于这位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我会十分感激他的。

西蒙·惠勒让我退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把我封锁在那儿，这才让我坐下，滔滔不绝地絮叨着从下一段开始的

单调的情节。他从来不笑，从来不皱眉，从来不改变声调，他的第一句话就用的是细水长流的腔调，他从来不露丝毫痕迹让人以为他热中此道；可是在没完没了的絮叨之中却始终流露着一种诚挚感人的语气，直率地向我表明，他想也没有想过他的故事有哪一点显得荒唐或者离奇；在他看来，这个故事倒真是事关重大，其中的两位主角也都是在勾心斗角上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对我来说，看到一个人安闲自得地信口编出这样古怪的奇谈，从不露笑，这种景象也是荒谬绝伦的了。我先前说过，我要他告诉我他所了解的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他回答如下。我随他按他自己的方式讲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的话。

“从前，这儿有一个人，名叫吉姆·斯迈利，那时候是1949年冬天，也许是1950年春天，我记不准了，不知怎么的，不过我怎么会想到冬又想到春呢，因为我记得他初来矿区的时候，大渠还没有完工，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他是你从来没见过的最古怪的人，总是找到一点什么事就来打赌，如果他能找到什么人跟他对赌的话；要是他办不到，他情愿换个个儿。只要对方称意，哪一头都合适，只要他赌上了一头，他就称心了。可是他很走运，出奇地走运，多少次总是他赢的。他总是准备好了，单等机会；随便提起哪个碴，他都没有不能打赌的，正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可以随便挑哪一头。如果遇到赛马，赛完时你会发现他发了财，或者输得精光；遇到狗打架，他要打赌；遇到猫打架，他要打赌；遇到小鸡打架，他要打赌；哎，即使遇到两只小鸟停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走；要是遇上野营布道会，那他是经常要到的，他会在沃克尔牧师身上打赌，他认为沃克

尔牧师是这一带最擅长劝善布道的，可也真是的，真是位善心的人。甚至如果他看见一个金龟子开始向哪儿走，他也会跟你打赌要多久它才会走到它要去的地方，如果你答应他了，他会跟着那个金龟子走到墨西哥，不过他不会去弄清楚它要到哪儿去或者在路上走多久。这儿的许多小伙子都见过这个斯迈利，都能跟你谈起他的事情。哎，对他这个人，这都从来没有关系，他什么都要赌，这个倒霉透了的家伙。有一回，沃克尔牧师的老婆得重病，躺了好久，仿佛他们都救不了她了；可是有一天早晨，牧师来了，斯迈利问起她身体怎样，牧师说她好多了，感谢上帝无限慈悲，身子轻松多了，靠老天保佑，她还会好的。斯迈利想也没想先说，‘唔，我愿意赌上两块半，她不会好。怎么也不会。’

“这个斯迈利有一匹牝马，小伙子们管它叫做 15 分钟弩马，不过这是闹着玩的，你知道，因为，当然啦，它总比这个快点。尽管它这么慢，又总是得气喘啦，马腺疫啦，要不就是肺病啦，还有这个那个毛病的，斯迈利倒常在它身上赢钱。他们常常开头先让它二三百码，然后算它在比赛，可是到了比赛临了儿那一截，它总是会激动起来，不要命似的，欢腾着迈步过来啦，它会柔软灵活地撒开四蹄，一会儿腾空，一会儿跑到栅栏那边，踹起好多灰尘，而且要闹腾一大阵，又咳嗽，又打喷嚏，又擤鼻涕，可它总是正好先出一头颈到达看台，跟你计算下来的差不离儿。

“他还有一只小不点儿的小叭儿狗，瞧那样子，你会认为一钱不值，只好随它去摆出要打架的神气，冷不防偷点什么东西。可是只要在它身上压下赌注，它就是另外一种狗了，它的下巴会伸出来，像轮船的前甲板似的，牙齿也龇出

来，像火炉似地闪着凶光。别的狗也许要来对付它，吓唬它，咬它，让它摔倒两三跤，可是安德鲁·杰克逊^①，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德鲁·杰克逊从来不露声色，像是心安理得，也不指望有什么别的，那一面的赌注于是一个劲地加倍呀加倍，直到钱全拿出来了，这时候，猛然间，它会正好咬住另外那条狗的后腿弯，啃紧了不放，不只是咬上，你明白，而是咬紧了不放，直到他们认输，哪怕要等上一年。斯迈利拿这条狗打赌，最后总是赢家，直到有一回他套上了一条狗，这条狗压根没有后腿，因为都给圆锯锯掉了，等到事情闹得够瞧的了，钱都拿出来了，它要施展最得意的招数了，它这才一下子看出它怎么上了当，这条狗怎么，打个比方说，把它诓进门了，它于是露出诧异的样子，后来就有点像泄气了，它再也不想打赢了，终于给弄得凄惨地脱了一层皮。它朝斯迈利望了一眼，仿佛说它的心都碎了，这完全是斯迈利的错，不该弄出这么一条没后腿的狗让它来施展招数，它打架主要依靠这一招，于是它一瘸一拐了一会儿，躺下死了。它是条好狗，这个安德鲁·杰克逊，它要是活下去，它会给自己扬名的，因为它有本事，它有天才——我知道它有才，因为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好机会，可是像它这样在那种条件下能用这种办法打架的狗，如果说它没有才气，那也说不过去。我一想到它最后的一仗，想到打成了那个样子，我总是觉得难过。

“唔，这个斯迈利还养了些逮耗子的小猎狗，小公鸡，雄猫，还有形形色色的东西，闹得你不安，你无论拿出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没有跟你那个凑成一对的东西来跟你打赌。有一天，他捉住了一只青蛙，把它带回家了，他说他打算教

育它；于是一连三个月他什么事也不干，只管待在他的后院里，教那只青蛙学会蹦蹦跳跳。你可以拿得稳，他也真让它学会了。他只要在那只青蛙后面轻轻戳一下，接下去你就会看见它在半空里打转，像个油炸面饼圈，你会瞧见它翻一个斤斗，也许翻两个，如果它起跳得顺当的话，还会跳下来四爪落地，稳稳当当，跟猫一样。他让它跳起来去捉苍蝇，让它经常练习，所以，凡是它看得见的苍蝇，每一次它都能捉住。斯迈利说，青蛙所需要的全靠教育，它差不多什么都办得到，我倒也相信他。嗨，我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②放在这儿的这块地板上，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这只青蛙的名字，他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你连眨眼也来不及，它就一下子跳起来，捉住柜台那儿的一只苍蝇，又噗地一声重新落在地板上，扎扎实实，像一团泥巴，它落下来以后还用后脚来搔脑袋旁边，若无其事，仿佛它做的就是随便哪个青蛙也会做的，没有一点儿稀奇。你从来没见过像它这样又谦虚又耿直的青蛙，尽管它有那么高的天赋。等到要公公正正肩并肩比跳的时候，它能一蹦老远，让你见过的它的任何同类都比不上。肩并肩比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吧；遇到这种情形，斯迈利只要还有一分钱，也会在它身上押个赌注。斯迈利觉得他的青蛙神气得不得了，他也应当觉得自豪，那些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人全说它压倒了他所见过的任何青蛙。

“啊，斯迈利把这个畜牲放在一个有洞的小方匣子里，有时还常把它带到镇上打个赌。有一天，有一个家伙，在矿区上人地生疏的一个家伙，他偶然碰见斯迈利和他那只匣子，他说，

“‘你在那个匣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于是斯迈利说，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口气，‘也许是只鸚鵡，也许是只金丝雀，也许吧，不过它都不是，它不过是一只青蛙。’

“那个家伙拿过匣子，仔细地瞧了瞧，把它转过来转过去，然后说，‘唔，倒也是的。啊，它有什么用处？’

“‘啊，’斯迈利随口不当回事地说，‘它只有一个用处，我认为，在卡拉维拉斯县里它能比随便哪个青蛙跳得更远。’

“那个家伙又拿起匣子，又仔仔细细瞧了很久，于是把它还给斯迈利，不慌不忙故意说，‘哦，我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比别的青蛙好一点。’

“‘也许你看不出，’斯迈利说，‘也许你了解青蛙，也许你不了解青蛙，也许你有经验，也许你不过是个业余玩玩的，可以这么说吧。总之，我有我的看法，我愿意赌 40 元，它能比卡拉维拉斯县里随便哪只青蛙都跳得远。’

“那个家伙琢磨了一会，然后说，像有点为难似的，‘啊，我在这儿是个外乡人，我没有青蛙，要是我有一只青蛙，我愿意跟你打赌。’

“于是斯迈利说，‘那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要是你愿意拿着我的匣子待一会儿，我就去给你找来一只青蛙。’于是那个家伙拿起匣子，把他的 40 元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着。

“他坐在那儿待了好一阵，想了又想，于是把青蛙取出来，撬开它的嘴，用一只小茶匙把它喂足了打鹌鹑的铁砂，喂得几乎到了下巴颏，再把它放到地板上。斯迈利走到泥塘，在淤泥里溅来溅去好久，最后他捉到了一只青蛙，把它

带回去交给了那个家伙，他说：

“‘现在，要是你准备好了，把它放在丹尼尔旁边，让它的前爪跟丹尼尔的并齐了，我来发命令。’于是他说，‘一

二 三 跳!’他和那个家伙都从后面碰了青蛙一下，新青蛙跳出去了，可是丹尼尔吸了口气，竖起它的肩膀

这样 像个法国人，不过这也没有用 它挪不动，它像铁砧子一样牢牢地定在那儿，它动也不能动，跟抛锚在那儿不差一点儿。斯迈利大吃一惊，他也觉得可恶，可是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然啦。

“那个家伙拿起钱，动身就走，在他正要走出门口的时候，他用拇指在肩上猛然一甩 像这样 朝着丹尼尔，他又不慌不忙故意说，‘哦，我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比别的青蛙好一点。’

“斯迈利站着搔他的脑袋，向下对丹尼尔瞧了很久，最后，他说，‘我真是纳闷，究竟为什么这只青蛙会出岔子

我倒想知道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它好像鼓胀得很厉害，不知怎么的。’他抓住丹尼尔的颈背，一边把它拎起来，一边说，‘哎唷，我敢赌咒，它少不了有五磅重咧!’他把它倒翻个儿，于是它喷出了两捧铁砂。这时候，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气极了，他把青蛙放下立刻去追那个家伙，可是他从来没有捉住那个家伙。于是……”

（说到这里，西蒙·惠勒听见前院里有人叫他的名字，站起来去瞧要他干什么。）他在走出去之前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就坐在那儿，外乡人，放心待着吧 我去不了多一会儿。”

不过，请你原谅，我看把这个有事业心的流浪汉吉姆·

斯迈利的经历继续说下去未必能使我得到许多关于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我就起身走了。

我在门口遇到爱交际的惠勒刚刚回来，他硬要留着我长谈，并且向我介绍：

“哦，这个斯迈利还有一头独眼的黄母牛，它没有尾巴，只不过那么一小截，像根香蕉似的，还有……”

“哦，让斯迈利和他那倒霉的母牛见鬼去吧！”我和颜悦色地轻轻地说，跟这位老先生告别之后我就走开了。

(雨 宁 译)

[注 释]

- ① 本是美国第7任总统(1829—1837在任)名，此处用作狗名。
- ② 本是美国政治家(1782—1852)名，此处用作青蛙名。

[简 评]

马克·吐温(1835—1910)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幽默讽刺大师。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地方法官家庭。他继承美国民间的幽默传统，把幽默的描写和对社会的讽刺结合起来，变小说为一种犀利的战斗武器。他晚年谴责帝国主义内外政策和侵略罪行，声明“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他说“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他一生写过大量的小说、特写、杂文、时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1886)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竞选州长》、《百万

英镑的钞票》、《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等中短篇小说，脍炙人口。马克·吐温广见博识，对人生的体悟和洞察，尤其是他的通俗、幽默、坦率而尖刻的语言，在英语文学传统中开创出了全新的一个美国篇章。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中的故事原来是在酒店里流传的笑话，马克·吐温把它写了下来，在一家纽约报纸上发表，一下子就成了美国文学里边疆幽默故事的代表作，马克·吐温的名声从此确立。这篇故事除了头尾各一段落外，通篇都是一人的叙述，然而谈得十分动听，其中颇有夸张

因此人们称这类故事是“夸张故事”（tall tale）。

然而因为出之以边疆小旅店中的土话俚语，所以连这夸张也显得有趣；它不是文人的矫揉造作，而有泥土气，是从生活里来的。嗜赌如命的斯迈利在跳蛙身上所做的恶作剧是这类故事的常有之笔，而人们从此也看到当时的淘金者、开发者之间的剧烈竞争，通过一个极小的侧面瞥见资本主义这个自私动物的残酷。

竞选州长

马克·吐温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参加竞选，对方是斯坦华特·L·伍福特先生和约翰·T·霍夫曼先生。我总觉得自己名声不错，同这两位先生相比，这是我显著的长处。从报上很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

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近年来他们显然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无耻勾当看作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醉心于自己的长处，暗自得意，但是一想到我得让自己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暗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腾”。我心里越想越乱。后来我给祖母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回信又快又干脆，她说：

你生平没有做过一桩亏心事 一桩也没有做过。
你看看报纸 看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等先生是何等样人，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平，跟他们一道竞选。

我正是这个想法！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但是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既然已经卷了进去，只好干下去。

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消息，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惊惶过：

伪证罪 1863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34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片芭蕉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一群孤儿丧失亲人之后在凄惨的境遇中赖以活命的唯一资源。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是否可以请他讲讲此事的经过。吐温先生不论对自己或是对其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把此事交代清楚。他愿意交代吗？

我当时惊愕得不得了！这样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芭蕉地，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怎

么办才好。我都气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也没干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没说别的，只有这么一句：

值得注意 大家都会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的伪证案保持缄默，似有苦衷。

〔备忘 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此后凡提到我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下一份是《新闻报》，登了这么一段：

急需查究 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都在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什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插上羽毛，叫他跨坐在横杆上，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从此别再回来。这件小事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他愿意解释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用心更加险恶的吗？我一辈子也没有到过蒙大那州。

〔从此以后，这家报纸按例管我叫“蒙大那小偷吐温”。〕

于是，我拿起报纸总有点提心吊胆，好像你想睡觉，可是一拿起床毯，心里总是嘀咕，生怕毯子下面有条蛇似的。

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 根据五点区的密凯尔·奥弗拉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明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T·霍夫曼的祖父系拦路抢劫被处绞

刑一说，纯属卑劣无端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用毁谤故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这种下流手段，来掠夺政治上的成功，使有道德的人见了甚为痛心。我们一想到这一卑劣的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悲痛时，恨不得鼓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还是让他去经受良心谴责的痛苦吧。（不过，公众如果气得义愤填膺，盲目行动起来，竟对诽谤者加以人身伤害，显然陪审团不可能对肇事者判罪，法庭也不可能加以惩处。）

最后这句妙语大起作用，当天晚上“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门冲进来，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打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的时候捣毁家具和门窗，走的时候把能抄走的财物统统抄走。然而，我可以把手按在《圣经》上起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不仅如此，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有提到过他。

〔顺便提一下，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下一篇引起我注意的报上文章是这样写的：

好一个候选人 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独立党民众大会上作一次毁损对方的演说，却未按时到会。他的医生打来一个电报，说是他被一辆疯跑的马车撞倒，腿部两处负伤，极为痛苦，无法起身，以及一大堆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硬着头皮想把这一拙劣的托词信以为真，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任无度的家伙未曾到会的真正原因。

昨天晚上，分明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歪歪斜斜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刻不容缓，有责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下我们到底把他们抓住了。这一事件不容躲躲闪闪，避而不答。人民用雷鸣般的呼声要求回答：“那个人是谁？”

把我的名字果真与这个丢脸的嫌疑联系在一起，一时叫我无法相信，绝对叫我无法相信。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

[这家报纸第二天大胆地授与我“酗酒狂吐温先生”的称号，而且我明白它会忠诚无二地永远这样称呼下去，但是，我当时看了竟无动于衷，现在想来，足见这种时势对我起了多大的影响。]

到那时候，我所收到的邮件中，匿名信占了重要的部分。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子，
现在怎么样了？

包·打听

还有这样写：

你干的有些事，除我之外无人知晓，奉劝你掏出几元钱来孝敬老子，不然，咱们报上见。

惹不起

大致是这类内容。读者如果想听，我可以不断引用下去，弄得你腻烦为止。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民主党最主要的报纸把一桩极为严重的讹诈案件“栽”在我的头上。